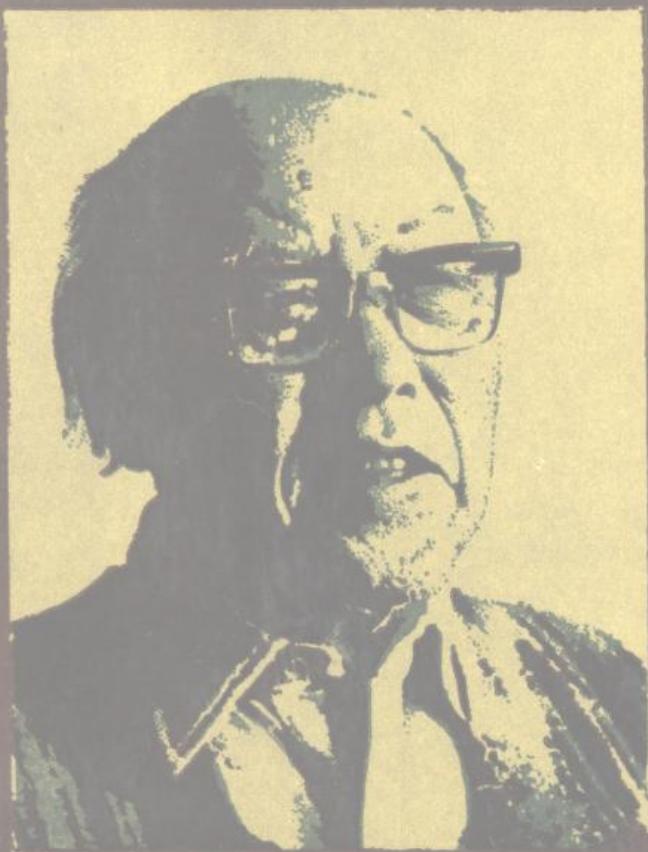


李苦禅传

郑理佳周



李苦禅传

作者：郑理佳周

责任编辑：李玉英

责任校对：彭卓民

封面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：作家出版社

印刷：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11 插页：3

字数：223千

版次：1987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统一书号：10248·0174

定价：2.20元

(作家版图书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)

参透苦禅格自高

——《李苦禅传》序

主森然

三十年前，有友人书箴言赠其弟子曰：“难，不以难伤神；苦，不以苦丧气；画，不因画成名。”余每与后辈论及立身殉学，以为能践箴言者，必首推苦禅，其威名固不虚也。

苦禅号励公，古鲁高唐县人，世代务农。其为人刚肠铁骨，遇不平事则怒目圆睁，或解囊助人，不顾衣食，或挑颜为弱者辩，口若悬河，正气凌人。当京师沦陷，毅然放弃教授薪职，节衣缩食，资助革命同志逃出虎口，清风亮节，凜然如岁寒松柏。日本宪兵疑其私通“革命”，登门拘捕，励公挥拳击之，立仆。身陷囹圄，谈笑自若，唯言及山野破碎同胞流离时，方哑然而哭，至性至情，传为美谈。

余与苦禅交凡五十余载，亲见其尊齐白石先生如父，勤奋谦和，年近花甲，求知若渴，不减幼童。弱冠时与赵望云弟同居予舍，囊无半文，习画必尽十余纸，或摹前贤佳作，或对实景写生，永无倦容。及其学成，构思新作，或似达摩面壁，久久无语，或踯躅河畔，吟哦有声。运笔时若李广用弓，公孙舞剑，悬腕挥洒，举重若轻，气韵横飞，情感怒涌，人工天籁，臻于兼美。用墨之佳，老帅布阵，正奇变幻，造险破险，寓绚丽于平淡，浑涵秀健，大巧如拙，一斧无痕。

评味其画，如闻鲁仲连仰天长笑，如吟屈子《离骚》，如诵太史公《游侠列传》，如举杯讽李白七古，如味橄榄，如漱寒泉，如仗剑登雪山，如驰马越绝塞，如露中观荷，月下闻笛，壮美素美之境，水乳交融，可意会而不可言传，见重于五大洲艺苑，见重于白发长者，黄口稚子，尊为一代写意画大师，名实相符，其传世也必然！

苦禅素通京剧，粉墨登场，工架稳重，以丹田气发为浩歌，穿云裂帛，令老伶工心折。前年春节，谈及戏曲，乃攘臂行虎步，歌声如长江出夔门，全不似八十老翁，何其壮哉！

扇公精拳棒，而无门户之见，少林武当，以己意贯通，不落俗套。以击技养身养戏养画，以画养志养气，此苦禅之过人处也。

余不通淫屠之学，未解参禅为何事。以意度之，悟理而已。不忘天下苦人，不忧一身贫苦，乐在苦中；其神益旺，其趣亦健。个中妙处，知者无多，予何敢管窥蠡测，佛头点粪，以论语畏友乎哉！

予观苦禅，声若巨钟，行若飘风，百年高寿，原非难事。不意十载沉思中，精神体躯，并受重伤，蓬然逝去，终以为作画讲学去远方，不信其死也。前夜，梦与苦禅同登西山观红叶，评状元红酒。苦禅倾酒于碗，笑磨朱墨，以酣畅恣肆之笔，写名山半醉之态，嘱余为题。余以为画外及无画处有画，诗在境中，何用题句？梦醒后，残月在天，树影拂窗，遍体生寒，乃披衣而起，于低徊中忆及前尘，泪雨滂沱，不知东方之既白也。

窃谓解放前百年间，挟画板以名世者固多，对苦禅其人

其画可以无愧者盖寥寥焉。得师长皮毛以眩人者有之，出入公卿之门以傲故交者有之，作画于秘室，恐技法为人窃去者有之，以天下第一自居，题跋文理不通，作诗不知平仄意境者有之，面对宋元名作嗤之以鼻，对邻国江湖符策顶礼膜拜者有之，自封学衔高视阔步，于异邦讲坛上丑态百出者有之。解放后，扶持正义，扫却陈规，方庆新天，不意四害横行之日，工谗、献媚、劝进者有之，装点太平者有之。今已拨乱反正，吾民宽厚，不究既往，乃摇身一变，侈言受迫害者有之；毫无新意，机械重复，粗制滥造，损害国家声誉者亦有之。愿后辈无感情无生活则搁笔深思，不以画为应酬及商品。登山涉水，博览群书，昼夜笔耕。穷研遗产而不为前人所囿，消化外来技法而不失民族个性，求深求新求精，使我中华志士勤劳勇敢创业精神及壮丽山川，奇葩瑶草，扬眉吐气于世界艺林，弓与乡邦父老，异域侨民，并存厚望焉。

观其遗作，念其为人，中天昊日，眩目明霞，扬波沧海，负天鲲鹏，令吾惶悚不安，每欲泚笔为文再哭励公。月前，燕侄（指李燕——苦禅之子，本书中将提及）同郑理同志至，谈及为苦禅画像作传，书稿初成，徐徐读来，几番掩卷。章回段节，再现苦禅音容笑貌；字里行间，尤露清新朴实之风……为后辈呐喊，责无旁贷，浮词溢美，爱非其道，则有背初衷，贻笑来者。评长说短，专家读者，当不乏卓见。

春梅绽蕊，墨香袭人。帘外影动，昏花老眼，似见励公。死去原知万事空，情有所发，反愿故人有灵，一吐所感，痛祭良朋，并代小序。

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

引言

李苦禅先生是杰出的书画家、美术教育家。他的一生，是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一生，是与艺术结缘的一生。他的画作，以雄浑苍劲、笔墨酣畅而著称于世。他的为人，以正直坦荡、光明磊落而受到人们的尊敬。他的艺术成就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泉城——山东济南。

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上午九时整，中共山东省委常委、济南市委副书记贺国强宣布：国画大师李苦禅纪念馆开馆典礼开始！

掌声，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。

来自祖国各地的五百余名书画家、美术评论家、作家、演员、导演、社会知名人士，以及山东省、济南市书画界的代表出席了开馆典礼。

济南市市长翟永淳及李苦禅先生的夫人、纪念馆名誉馆长李慧文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翟永淳同志



李苦禅纪念馆

热情赞扬了李苦禅先生对国画艺术的杰出贡献，并感谢李先生的夫人及其子女对纪念馆的慷慨捐赠。

装修一新的万竹园，彩旗舞动，翠竹扶云，屋宇雕梁画栋，镀金点彩，曲廊亭台仪态万方。

在参观的人流中，最使人注意的是李苦禅先生先后三个夫人李肖氏、凌眉琳、李慧文所生的五个儿女今天全都来了，他们是：李永清（原名李长），现在湖南衡阳一个幼儿园工作，59岁；李杭，济南某机关的财会干部，54岁；李燕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师、画家，43岁；李琳，中央某部国家干部，38岁；小女儿李建，中国画研究院工作人员，34岁。

纪念馆由七个院落，十八个展室，一个服务部和占地六亩的西花园组成。馆内亭台楼阁，曲廊环绕，小桥相连。层层叠叠的院落内长满了松、竹、梅和石榴。不久，还要植入荷花。在陈列出的二百件作品中，小幅不过盈尺，大幅则占居了整整一个展室。观众络绎不绝，无不称赞先生高超的书法绘画艺术。许多观众久久不愿离开《盛夏图》，画幅右上方题曰：“国家日趋兴盛，乃余之愿。祖国古称华夏，想炎夏之际，荷花盛开，乃作荷塘即景，何不题盛夏图耶？岁在辛酉冬月之初，八四叟苦禅。”画幅左边又题了两行字：“荷之性情，不枝不蔓，出污泥而不染，余最喜欢之。故六十年来写荷不计其数。然若此巨幅，乃平生首次也。”

李苦禅纪念馆副馆长李燕在向观众介绍这幅画时，十分感慨地说：“老人一生坎坷，只是到了晚年，他才象‘欣逢盛世’那样高兴，凄苦之气消失了，郁闷的心情舒畅了，内心蕴藏着蓬勃的创作力量。这件作品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的赞美，对‘华夏振兴’所寄托的深切情意。”

.....
老人一生何等坎坷？他是怎样在崎岖之路上攀登的呢？
让我们从他的童年去追寻足迹吧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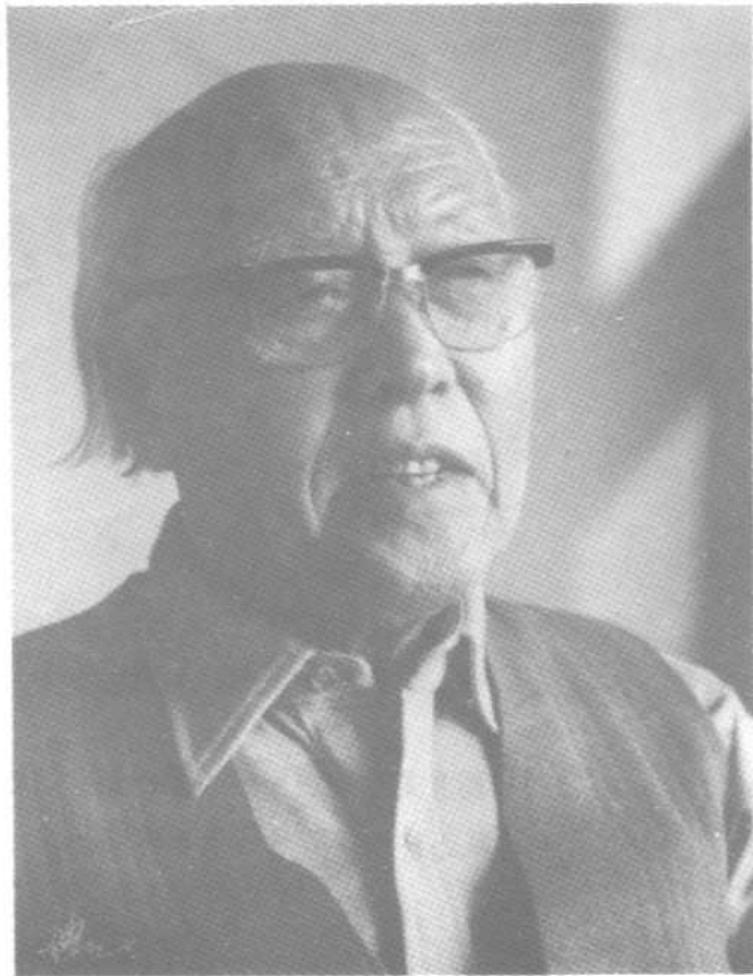
世事能成多俱癖，
人非有格不堪贫。
李苦禅 85岁书

壬寅歲暮八十五歲書

李苦禅画集
国画集



“双鹰图”是李苦禅84岁的作品。他平生最喜爱画雄鹰，认为它是中华民族大鹏精神的化身。



李苦禅大师
(1899—1983)



《劲节图》是李苦禅巨制《墨竹图》的姊妹篇。此作藏于济南市万竹园李苦禅纪念馆。

目 录

序 言

参透苦禅格自高 王森然 1

引 子 1

第一章

土生土长 1

第二章

艺术殿堂前的跋涉 63

第三章

西湖之畔的足迹 150

第四章

夜茫茫，路漫漫 206

第五章

立地凌云 264

第一章

土生土长

1

在山东省高唐县城西边三十里处，有一个文化十分落后的偏僻村子，叫李奇庄。它坐落在马颊河畔。出村走不多远，便可以清楚地看见岸边的绿柳，河面的白帆。在这风景优美的小村子里，倒也别有一番诗情画意。

在旧社会，这里盗匪多，水患也多，为了防盗防水，小小的李奇庄周围筑起了高大而又坚固的土围子。整个村庄只有东西两个寨门可以出入。土围子内外，有富人家的荷塘。土围上下长满了带刺的酸枣树和枸杞子，这倒是穷孩子们爱吃的东西；也是美丽的小鸟自由飞翔、栖息的好地方。

在西寨门内路北有一间小土屋，这就是画家李苦禅诞生的地方。

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童年。对童年的回忆，每个人都多少带有些浪漫的色彩。数学家回忆的常常是某一次数学游戏，或是演算一道数学难题；教师回忆的常常是小时候学着老师，给小伙伴们上课；建筑师回忆的往往是幼儿时和泥搭房……你小时候玩过“过家家”么？孩子们在玩耍时有的做爸爸，有的做妈妈，还有的甘愿做娃娃，或者，把一个布娃娃当作

孩子。这些都是生活的起点啊……

我们的画家的童年又是怎样的呢？

他和哥哥李玉轩一样，是靠吃红高粱面，喝咸味的水，在泥土上滚大的。他的襁褓是个沙袋。爹扛着铁锨在前面走，娘提着布袋跟在后面。他们出了西寨门跨沟越坎，来到曾是齐鲁古国界河的马颊河畔，手捧指捻，选了一处又一处。细心的娘抓起一把一把的细沙，用下巴仔细地蹭蹭，看硌不硌皮肉。然后，爹撑开口袋，娘捧着细沙，装满口袋提回家，给小英杰作襁褓用。

就这样，娘把他装进沙子被烤得温热的沙袋里，他的头和胳膊露在口袋外边。装袋时，他一动也不动，忽闪着大眼睛；有时，碰得痒痒的，他就格格地甜甜地笑着，引得奶奶和娘不由得在他的腮帮上亲了又亲。然后，娘把他连同口袋捆到炕里边，便下地去了。

穷苦人家，哪有闲人空手来老捧着孩子？这种沙袋，既省衣服，又省尿布。天冷，细沙袋烤温热了，暖和和，拉屎撒尿，换换细沙洗身子也就行了，这是穷人的办法，也是这一带劳苦人家因循老例养护孩子的习俗，颇有祖传之风哩！苦禅的爷爷、爹爹，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。逢到农忙，左邻右舍把沙袋里的孩子归放到一处，由一个老人往嘴里喂点吃的喝的，虽然小家伙腿脚在里面来回踢蹬，但沙袋不会翻个，孩子也伤不着。

沙袋，是英杰的襁褓。他，仿佛是沙袋里的一棵幼芽。沙袋培育着他的成长，练就了他的脚力，也磨练了他的胆量。沙袋装不下他了，终于有一天，他那壮实的小腿儿迈出了沙袋。

他常常跟大人到地里去。一次，娘忙着干活，顾不上照看他。他捉蜻蜓玩，东跑西跳，顾上不顾下，一脚踩空，掉到了沟坎里，跌得鼻青脸肿。娘忙着给他揉肿擦伤，心疼地说：“苦命的孩子，你错投了娘胎，看人家高门大户的孩子，吃香的喝甜的不说，这么大，怕也离不开大人的胳膊呀，可你……”

这时，奶奶一把接过小孙子，爱抚地说：“伤皮不伤骨，摔打摔打，筋骨才硬扎。有钱人家的孩子，娇嫩得象黄豆芽似的，有什么好？说啥命苦命甜的，俺估摸，这孩子长大有出息，说不定还能成俺们李家的秀才哩！”

“秀才？”孩子的爹李金榜说，“俺家的祖坟上没长那棵蒿子，长大了，有一把力气，混口饭吃就不错了。”他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常为家中增加吃口而发愁。

爷爷听了家人的话，笑嘻嘻地摸着胡须，眯缝着眼睛说：“一棵草能顶一颗露水珠子，他自有他的一份天地。世上还是穷人多，穷人家的孩子照样金贵，有出息！”

“对，照样金贵，有出息！”奶奶喜滋滋地忙着找出一个葫芦形的小铃铛，用红线系在他脖子上，搀着他走了一圈，小铃铛也叮零零地响了一圈。奶奶说：“往后走到哪里响到哪里，照看起来也方便。”说着，走着，他们就在这充满了欢乐的气氛中回到了家。

从此，他走到哪里小铃铛就响到哪里，跑起来，铃铛叮零零响得更欢。他自己也是个小铃铛，大人下地干活，他跟在后面，比划着大人的动作，干这干那，忙个不停。渐渐的，他也学会了挖几条过冬蛰虫，割上一筐草，带回家喂鸡喂猪了。

他特别感兴趣的，还是捉小动物玩，那才是他的自由天地呢。他抓蚂蚱，捏住后腿，让它在自己手上弹跳，给自己磕头；他抓住蝉，放在高粱秆皮编的筐子里，看是怎么叫的，为什么声音都那么响？蝈蝈呢，为什么“蝈蝈”叫？蟋蟀又为什么爱打架？

秋风凉了，冬天到了，那些小动物飞的飞了，藏的藏了，死的死了，他多么怀念那些小生灵啊！再也抓不到了。它们都藏到哪里去了呢？他拿块小木片，掘着泥土，象找过冬虫子似的去找那些会飞的小动物，掘了一处又一处，他失望了，什么也没有啊！他是多么想念这些小动物啊！想着，想着，他就随手在地上画起来，画呀，画呀。忽然，他眼睛一亮，在地上画出了一只螳螂！啊，再划两根线，添上锯齿，这不就是举着大镰刀的螳螂吗？真有意思！

他歪着脑袋，想象着蚂蚱、蝈蝈、蝴蝶、青蛙等小动物的样子。他下决心把这些可爱的小动物都画出来。用树枝画，形象不显，他就钻到锅灶下，从灰堆里翻拣了一些木炭条，捏在手里当画笔。于是，他便在地上、墙上、门上、石阶上东涂西抹，画着他见到的、想到的、喜欢的各式各样小动物。

他六岁的时候，大姑要出嫁了，有一天，大姑正坐在锅灶前绣花鞋。他看见了，就想作画，便撅起屁股，把头伸进锅灶里扒木炭。这下子可惹恼了大姑，她生气地把他拉了出来。他急了，一气之下抄起搁在锅台上的一把菜刀，把大姑刚绣好的一只花鞋剁烂了。大姑气得要打他，他撒腿就跑。他在前边跑，大姑在后边追。他一边跑一边嚷：“大人打小孩不合理！大人打小孩不合理！……”裹着小脚的大姑被他逗得“噗哧”一笑，气全消了，也跑不动了。这时，他才停